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林大本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宋　衛湜　撰

雜記上第二十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别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為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盗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内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緌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

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斾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鱉甲邉縁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為徹几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俟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

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弁明飾棺貴賤之等此經論諸侯之制五等之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死於主國有司所授館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巳本國同如於道自若也道路也若諸侯在道路死升其所乘車左轂上而復魄車轅向南左轂左東也不於道

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也以其綏復者若在國中招魂則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亦用綏周禮夏采云建綏復如四郊是也其輤有裧輤謂載柩之車四旁有物裧垂象鱉甲邊緣也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為裳帷於此裳帷之中人用素錦以為屋小帳以覆棺設此飾而後行也鄭引將葬車飾曰柳者證此輤非將葬車也至廟門不

毁去衆帷遂入殯宫殯馬餘物不説唯輤一物説於

殯宫門外輤乃覆棺工象宫室今入之有宫室故去

輤鄭云入自有宫室是也柩入自闕至阼階曽子問

文

山陰陸氏曰綏旄也以其旄復旄北方之物也死無

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緌竊謂王制

明堂位夏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

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緇與裧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緇如緭旆之緭取蒨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為緇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緇而行至於家而說緇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

所殯

鄭氏曰緌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

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

帷俱用布無所别也至門亦説輤乃入言載以輲車

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

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

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

言不毁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

以輴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易耳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大夫以白布為輤不以

蒨草染之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至家說輤惟輲車

在故云載以輲車說車說去其車也舉自阼階下而

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謂尸若柩則升自西階

也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其殯時則易輴矣大夫士

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故鄭云車不

易也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其制與

輲車同車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於階閒註云蜃車是士也此云輲車謂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其蜃車之形鄭註既夕禮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迫地而行其輪甲有似於蜃故鄭云半乘車之輪乘車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輲車則不用輻為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輴轅為龍諸

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輴爲龍也喪大記云君殯用輴
註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註喪
大記大夫之殯廢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
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蜃軸故既夕禮云遷
於祖用軸鄭註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
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蜃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蜃
軸則無故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
蜃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為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鄭氏曰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

孔氏曰此一經明士輤也謂用葦席屈之以為輤棺之屋蒲席以為裳帷圍繞於屋旁也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矣既有素錦帷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

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幬覆於上但文不備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幬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别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鄭氏曰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訃於其君謂臣使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赴於他國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曲禮云諸侯曰薨士曰不禄夫人尊與君同今俱不稱薨同士稱者言臣子於君

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故云不禄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太子皆當云告于執事不言者畧也

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禄君雖壽考猶以不禄赴臣子之意

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禄訃於士亦曰某不禄赴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實

鄭氏曰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卒相訃告之禮同國適者謂大夫位相敵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稱不禄稱其者或死者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他國之君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尊敬他君故云某死訃於他國大夫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禄以身赴告故云使某至

訃於士與大夫同

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禄此非士亦曰不禄者謙辭也

與死者有私恩故曰外私與王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清江劉氏曰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孔氏曰此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赴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鄭氏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亦謂未練時也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

居廬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大夫恩深祿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為君治邑久不歸即廢職故至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以位尊恩重士居堊室以位卑恩輕鄭知未練時者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知士居堊室謂邑宰者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

然周禮宫正註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經文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與此註朝廷之士亦居廬不同者鄭意謂與王親者雖士賤亦居廬則此註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宫正之法引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亦居廬也案熊氏曰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經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

居堊室宮正之註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言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

夕存焉故檀弓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為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竟之内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

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已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

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為母五升縷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為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同服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士為其父母昆弟之服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為之若著大夫

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也鄭知士是大夫庶子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為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引春秋襄十七年左傳文證大夫與士喪服不同也唯卿為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言若身為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為大夫唯得服士服此平仲謙退之辭非禮也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麤衰斬者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齊斬三升麤衰四升今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也鄭既約晏嬰之事

始明大夫與士不同大夫以上斬衰枕凷士則疏衰枕草也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約母與兄弟之服喪服為母四升此云為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為兄弟五升此云為兄弟六升縷為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大夫以上儀服無降殺故鄭云儐儀盡飾士以下為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案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居喪之禮以服重為仰

以服輕為屈今以重服情深使士有抑屈是勉勵士
身使為高行也大夫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伸
王氏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曰哭泣之哀
齊衰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且大國之卿
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
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謂諸侯之卿當
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
禮制遂壞羣卿大夫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

於當時為重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經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謂能遠於害矣不以已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也其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

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為非大夫禮為證父母凡弟之未為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

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為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為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粗為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葢多行短喪而况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為大夫為荅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為遠害孔子葢與平仲而禮畧之也

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

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寢苫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苫枕塊大夫麤衰斬寢苫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僭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嬰麤衰斬枕草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為非也閒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

之别也若斬衰則兩等喪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
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鄭氏曰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
其適象賢
孔氏曰父官至大夫適子雖未仕得服大夫之服為
其能象似父之賢也案皇氏曰大夫適子若為士爲
其父唯服士服鄭註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

夫始得服大夫之服以其賢德著成也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孔氏曰大夫庶子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所以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為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

下是宗適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鄭氏曰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

立也

孔氏曰士子身為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為大夫喪主使此死者之子為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為之主前經大夫之適子服大夫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處皆得用大夫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為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為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父是士則不得主大夫喪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

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

孔氏曰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麻衣謂白布深衣吉服十五升之布布衰謂麤衰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白布深衣是吉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緌亦凶故鄭云非純服也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緌後代有緌此以凶事故得云不緌占者謂卜龜之人皮弁是純吉尤甚者

山陰陸氏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非前日之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自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蕤禮也不待言不緌而後著今言不緌以有緌之者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氏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

孔氏曰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謂筮宅也下云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以筮輕故用純凶服占者用朝服也案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

鄭註服玄端也彼謂士之卜禮此據筮禮故朝服案士虞禮註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

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為大夫以布帶繩屨故

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為衣長之即吉有

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知之

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

曰主人之史請讀賵

孔氏曰此明大夫將葬柩朝廟後欲出之時也案士
喪禮下篇云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
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
將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
於既夕禮為第三薦馬時薦進也馬是牽車為行之
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馮出乃
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苞者象既饗而歸
賓俎士則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

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槨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録之也註引讀賵賵猶送者人名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氏曰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孔氏曰大夫謂卿也大宗謂大宗伯也小宗謂小宗伯也案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

喪相其禮

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卹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四師相禮是也其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大夫臣子之喪其力有

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賛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内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

鄭氏曰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𣍘脫失處在此上耳内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為内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襢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

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禪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襃衣者始為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

孔氏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鞠衣襃衣者始命為内子上所襃賜之衣故曰襃衣即鞠衣也復時亦用此衣亦以素沙為裏鄭引春秋僖二十四年左傳文證卿妻為内子也王后以下之服已

具王藻袍制為通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不禪似

漢時袿袍下之襈以重繒為之也其餘如士謂鞠衣

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

則内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復招魂復魂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

三褒衣亦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褒猶進

也

孔氏曰自此至西上總明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經爲首次以夫人税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内子以鞠衣之經諸侯既用襃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

五其褒衣君特所褒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褒衣不入命數也此褒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為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黻衮也然則復諸侯以褒衣公襲褒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褒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鄭氏曰言其招魂用税衣上至揄狄也狄税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為裏

孔氏曰此明婦人復衣婦人衣有六也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税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税衣

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税衣後揄狄即服有漸也據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税素沙又以别内子為據內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税衣不言以不嫌不以

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為上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為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鄭言陽長左案士喪禮復者一人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也

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為上西北皆陰故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氏曰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黄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脱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

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人君之柳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人有魚故註云在其間詳見喪大記

山陰陸氏曰宜承蒲席以為裳帷之下爛脱在是然則大夫士殯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氏曰附讀皆為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已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别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

孔氏曰自此至祔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大夫祔於士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無昆弟謂祖

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為士者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者若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鄭恐大夫之昆弟俱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謂為士者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祔高祖之祖是祖又祖也

金華應氏曰重世嫡之本宗故大夫㝍自屈而祔於

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婚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氏曰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氏曰此經綸婦之所祔祔義與夫同孫婦祔祖姑無妃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無則祔於

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亦祔之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公子附於

公子不敢戚君

孔氏曰男子祔於王父幷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粢特牲禮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是不言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某氏鄭註云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言配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故鄭云不敢戚君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

孔氏曰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若踰年則稱君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雖踰年猶稱子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具在曲

禮疏

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

纚耳

孔氏曰此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特云冠若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也此特據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也大功無杖無可改易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鄭云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練冠易麻互言之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

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年冠及

經帶故云互言之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

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

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氏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

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

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凡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謂之造字

孔氏曰此經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也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於殤也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故鄭知此大功以下之

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
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
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令小
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
不合立祖廟則曾孫適孫為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
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祔祭此殤之時祝辭稱此殤
曰陽童又稱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為之
造字稱曰某甫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

宗子殤死祭於室奥則曰陰童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為之立字也鄭云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為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為之造字者以冠始有字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祔時為之

造字也

橫渠張氏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藍田吕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人後及適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

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為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比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為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為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為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

宜有殺矣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鄭氏曰以哭對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孔氏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别所而始聞兄弟之喪不暇問餘事唯哭對使者則於禮可也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道路既近至在主人未成絰時謂未小斂之前也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

日數而後成服也案士喪禮小斂襲絰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也鄭註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彼謂有事未即奔喪故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垂彼謂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也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謂異居是也

此謂閒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兄弟惻怛之情輕

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

于正室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不撫僕妾略於賤

也

孔氏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祔

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妾祖姑無廟於廟中為壇祭之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則别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畧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貴之於

賤宜畧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孔氏曰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

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出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者此經謂降服大功者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經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孝

子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
無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為之主虞祔之祭案小記
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註
云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
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
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
朋友相為亦虞祔也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

宋 衛湜 撰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

孔氏曰未畢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賔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

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鄭氏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孔氏曰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以前與殯之時身亦弁服而首加弁絰也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大夫降一等雖

不服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氏曰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為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孔氏曰父為長子杖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
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為妻
謂適子為妻父母見存不敢為妻杖又不敢為妻稽
顙案喪服云大夫為適婦為喪主父為已婦之主故
父在不敢為婦杖父没母在為妻雖得杖而不得稽
顙以杖與稽顙連文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
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
顙者謂母在為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

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為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為妻不杖不稽顙為尊者嚴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為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山陰陸氏曰適子為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

位可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

孔氏曰去諸侯謂不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臣今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為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服

齊衰三月

清江劉氏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則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

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鄭氏曰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繰纓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為有事其布以為纓

孔氏曰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吉冠則纓與武各

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條猶著也謂取一條
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也三年練冠小祥之
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𦈢上
辟縫鄉左左為陽陽吉也凶冠縫鄉右右為陰陰喪
所向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鄉右也小功以下輕
故縫同吉鄉左也緦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
緦布為纓以輕故也鄭註有事其布以為纓者緦麻
既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謂縷布俱治也

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賔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山陰陸氏曰繅讀如藻繅之繅繅纓散絲纓也即言絲繐不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鄭氏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孔氏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為之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出其半以七升半用緦麻服之衰服也鄭註喪服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取緦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山陰陸氏曰周書成王會墠上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挺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堂下之右唐公

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搢笏八十七十五十物縷也摭此升之精粗有不同矣鄭氏謂八十縷為升舉其精者也緦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摭布故曰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朞悲哀三年憂緦思而已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鄭氏曰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

孔氏曰遂謂以物送死用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

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褎衣是巳車服之上

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褎衣即前言

復諸侯以褎衣是矣

山陰陸氏曰大路玉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

侯大路之服襄二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

路二十四年賜穆叔大路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

旂分康公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是也車馬曰賵衣服曰襚襚而以路非正也既夕禮曰賔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變言前路著非後路也不曰先路避先路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蓋

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

孔氏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个為一具取一車載之故云視牢具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疏布輤者以麤布為上蓋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槨之四隅

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疏布輤亦如殯車為輤其巽者四面有章置於椁之四隅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氏曰粻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

孔氏曰遣車載粻有子譏其為失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不載粻既夕藏筲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

也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

孔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喪稱哀子哀孫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之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

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衰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氏曰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孔氏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也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

無等差之别也㝏鄭註巾車喪車凡五等木車始遭

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既練所乘駹車大祥所

乘漆車禫所乘

山陰陸氏曰哀制雖無等其布之精粗則有差也據

哀與其不當於物也寜無哀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鄭氏曰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

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

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
孔氏曰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
飾故皆不緌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玊
藻云緇布冠繢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
可緌故云而后緌也大祥縞冠亦有緌何以知之前
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
然有緌也鄭引衛文公證大白冠是布也文公以國
未道不充其服自貶損也

馬氏曰冠以莊其首緌以致其飾冠而不緌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緌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為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緌者也至於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以緌者也然而大白不緌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緌矣而玉藻曰緇布冠

繢緌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雜乎雜記所言特喪冠爾

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縞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武如是而後緌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與素委貌蓋委端之冠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

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然則士弁而祭於已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已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冠玄冠為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已以已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自用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也是記者

緣事類許之著爵弁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鄭註云唯孤爾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也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著弁於理可也

崔氏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踰之也

馬氏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降而至於祭羣小祀則𤣥冕蓋祭之大者莫重於昊天而祀之小者莫甚於羣小祀不别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明隆殺不分而禮幾乎熄矣大夫士則祭之至大者莫重乎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已故大夫則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者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

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乎謂昏者已之事祭於家者亦已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乎祭於已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葢昏禮者合二姓之好為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焉士昏禮所謂主人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已則歲時所用於家為常苟不與祭於

公者有辨安在其為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已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已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為已重而孔子辨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已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

已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已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已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已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端玄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已矣然則一命大夫不冕雖士三命有服冕者據大夫五士三鄭氏謂大夫爵弁自祭宗廟惟孤爾又謂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皆非是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

朝覲宗遇會同于王相見亦如之盖諸侯自敵以上相見皆用其至且有宜稱皮弁服不應執圭

李氏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士弁而親迎則弁而祭於已可也詩曰角枕粲兮角枕天子之所服也有昏者枕可以同於王而士之冠可以同於大夫所以重昏也

暢臼以掬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

三尺刋其柄與末

鄭氏曰臼杵所以擣鬱也捔栢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刋猶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暢猶鬱鬯也捔栢爾雅釋木云梧桐也以栢為臼以桐為杵擣鬱鬯用栢香桐潔白於神為宜也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知吉祭枇用棘者特牲記

枇用棘心是也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喪祭也吉時亦用棘末頭亦削之枇亦當然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註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畢罷

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角弓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黄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贊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主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載匕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

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禮書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孔氏曰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為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

無五采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用緇帶鄭以襲衣與生同惟帶與生異凡襲事著衣畢加帶乃成故註云成於帶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絲率之即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桁所以庪甕甒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孔氏曰此經是送葬所藏之物醴是稻米所為甕者盛醯醢甒者盛醴酒筲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為桁置於地所以庋舉甕甒之屬實見間者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内二者之間也實物棺内既畢然後以承席加於椁上案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註云器用器役器也加見者器在見内也又云藏苞筲於旁註云在見外也則見内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以上則有人器

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虛案既夕禮註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席

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為見儀禮疏

唐陸氏曰見棺衣也

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間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設之

衡讀如字其桁之橫者也

重既虞而埋之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

孔氏曰案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也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欲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左倚之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孔氏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賔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為大夫出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是也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斂於棺啓殯以

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
痛莫此為甚賓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
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氏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
施其居鬼神尚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
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

孔氏曰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居之則

居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葬後神主祔廟還在室在堂無事不用帷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賔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孔氏曰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西而拜門謂祖廟門也

右西邉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此據車門内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内西邉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以君來則拜迎去則拜送今君弔事竟不敢必君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后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設奠告柩知之或謂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

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鄭氏曰褖衣裳者若今大褖也纁為褖緼為袍表之以税衣乃為一稱爾税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玄冕或為玄冠或為玄端

唐陸氏曰紳裳下襈也王肅云婦人蔽膝

孔氏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褖衣裳者纁

為繭謂衣裳相連而緜纊著之也稅謂黒衣也亦衣裳連纁緣也衻裳下緣襈也以緣為緣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為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衻為一也素端以素為衣裳此第二稱也服既不褻並無別衣表之也皮弁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為衣積素為裳也爵弁第四稱玄衣纁裳也玄冕第五稱大夫之上服也纁衻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鄭以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此襲其服非襲其

冠故云禮以冠名服子羔為大夫無文今著玄冕故云曷為襲之

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裡衣皆連衣裳褻盖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放男子之内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與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為序故子羔襲税衣其素端以下自為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冕公襲衮衣其玄端以下自為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素

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褒衣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氏曰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别館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

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

孔氏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襲

朝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中閒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

山陰陸氏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

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歟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間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乙踊大夫放此

嚴陵方氏曰為貴者踊則多為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别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緑帶申加大帶於上

鄭氏曰朱緑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緑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為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佩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孔氏曰此一經明襲用衣公襲以上服在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也

朝服者緇衣素裳曰視朝之服也素積者皮弁視朔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褒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以素為之飾以朱綠此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重加大帶於革之上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為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即前經率帶也

申加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也天子諸侯襲數無文鄭約之故稱與疑辭也
嚴陵方氏曰言公之襲如此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山陰陸氏曰子羔言繭衣裳公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相備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纁裳先儒謂冕服之中鷩毳任取中間一服非是纁裳即冕服不應其序在此蓋纁裳亦爵弁也

故曰素積一纁裳一素積言皮弁則纁裳言爵弁可
知然則公襲爵弁蓋三即言爵弁三𧝓不侈又公言
褒衣而子羔不言著有褒衣則襲無則否且於公言
有褒衣亦言之法若子羔嘗賜褒衣則其襲應云子
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玄冕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
一褒衣一知然者以公襲如此知之也

小歛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

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

孔氏曰環者周廻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若兩股相交則謂之絞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一也

長樂黄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出户袒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

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絰可知及至大斂子亦弁絰　又曰鄭註環絰之末有散帶二字既馮尸主人絞帶條下孔疏亦云小斂於戶內訖主人袒括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絰至奉尸夷于堂方言帶絰而註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為既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

不足為據也

嚴陵方氏曰親始死故未暇辨貴賤之等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為之改始新之也

孔氏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閒君至則主人撤去之君來升堂時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榮君

來為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商祝主斂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

帛

孔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槨中魯人雖

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禮失也

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

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

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鄭氏曰弔者即位于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

無出字脱

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贈賵之禮此一節明弔禮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鄭註喪不言擯此對例耳通而言之吉士亦云相司儀云每門一相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士喪禮擯者出請入告是也孤某須矣孤謂嗣子也

某為嗣子之名異於吉禮不出迎故曰須矣主人升堂謂從阼階升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

嚴陵方氏曰此皆諸侯相弔之禮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奉君之命弔君之喪不敢不善其事也須待也與寡君須矣同義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鄭氏曰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宫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

既葬已後則以蒲席承之案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
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也公羊亦云不及事皆譏
其緩也鄭云無譏者據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既
葬歸含且賵無譏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
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
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
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

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宫此予者既為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内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

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授襚者以服者賈人也其舉亦西面亦襚者委衣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襚禮案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鄭註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也聘禮有賈人

故知授襚者之服是賈人也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曰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今示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褒衣不以襚以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即前所言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者

蓋是禮也

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

弁不言委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

凡端不言服愧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素積玄

端玄裳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霤皮弁次之受於中

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

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

某須矣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鄭氏曰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黄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史

孔氏曰此一節明賵禮乘黄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黄之馬於大路之西于殯宫中庭北輈者大路輈轅北嚮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為客所使故曰客使

自下由路西者由左也陳路北輈既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大路亦使設之也引覲禮證馬為下也四亞之謂馬四疋亞次路車也賵既夕有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兄弟賵奠此諸侯相於既疏故無奠

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禮故陳乘黄大路於中庭

山陰陸氏曰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

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法正言大路
舉重以該之盖二王之後皆所謂乘黄亦如此客使
牽馬者也自下自路下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
前西乃出是也商拜而後稽顙周稽顙而後拜今拜
稽顙拜其臣故也即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首
至地而遲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
此三拜以兩手承之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
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

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竒拜一拜也孔子拜為火來者士一大夫再士貺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褻矣褻讀如字言坐委於殯東不言圭尊圭也下放此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賵者出乃言反位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從上以來弔含襚及賵文不見者鄉殯謂在殯之西南東北面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者之璧與賵者之圭宰夫舉襚

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矣而曰寡君使某含寡君使某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則弔臨含相賵皆相將贈賻亦應爾而今不録不與録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
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
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
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
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
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
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
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

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

使一介老某相執綍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譙言助主人執其𦵏綍其實為哭而來耳一介言唯有一人為介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不敢自同賔故入門右從臣位也宗人納賔升受命于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賔先受納賔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也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前文云孤某此直云

孤不云某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前四禮容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命而行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

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亞於此歟若陳乘黄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紼容外客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襚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

矣雖然猶愈乎否𡚁升受命于君孌子稱君客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痛傷已之親如君

孔氏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

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鄭氏曰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孔氏曰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

馮興踊唯四字别義皆同也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宜承公襲申加大帶於上之下

脱亂在是案喪大記曰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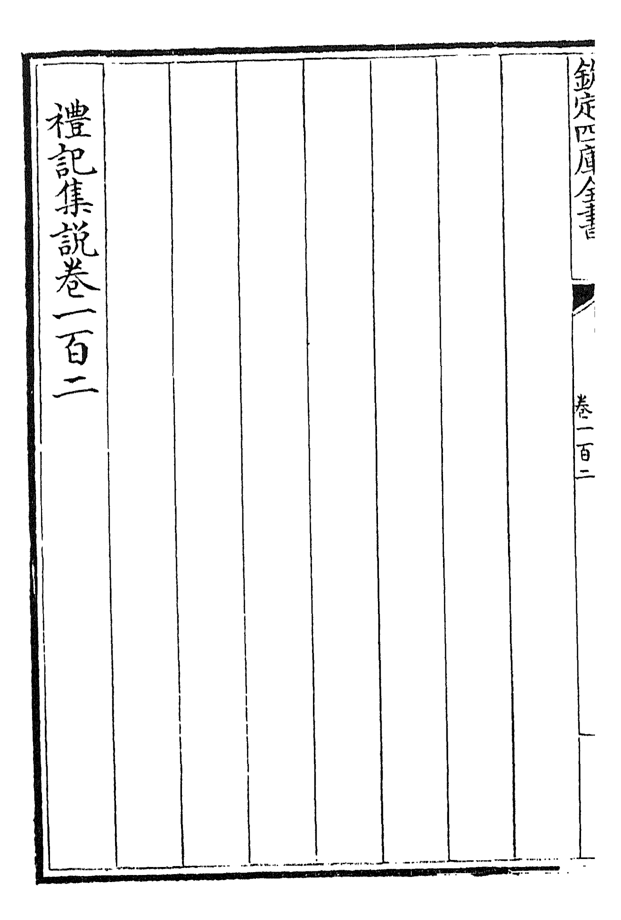
之興踊蓋非脱字重著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乗人專道而行

鄭氏曰乗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也

孔氏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乗人謂人引

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專道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為重故與天子同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